

毛澤東評點二十四史

精華解析



魏武帝紀

——《三國志》卷一

【毛澤東評點批注和講話】

「一」明末事不能與漢末比

——毛澤東讀盧弼《三國志集解·武帝紀》的批語（見《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第一三七頁）

「二」赤壁之敗，將抵何人之罪？

——毛澤東讀盧弼《三國志集解·武帝紀》的批語（見《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第一三八頁）

「三」此篇注文，貼了魏武不少大字報，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李太白雲：「魏帝營八極，蟻觀一欄衡。」此爲近之。

——毛澤東讀盧弼《三國志集解·武帝紀》的批語（見《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第一三八頁）

「四」裴松之注三國，有極大的好處，有些近于李賢，而長篇大論搜集大量歷史資料，使讀者感

到愛看。「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其此之謂歟？譬如積薪，后來居上。章太炎說，讀三國要讀裴松之注，英豪巨眼，不其然乎？

——毛澤東讀范曄《后漢書·光武帝紀》的批語（見《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第一二九頁）

【解析】「一」

毛澤東的這條批注體現了毛澤東認識和研究歷史的比較方法。

東漢末年，在鎮壓黃巾起義的過程中，漢將劉岱不聽鮑信的勸告，在山東東平與百萬青州黃巾軍決戰，結果失敗被殺。史學家何焯認為劉岱之所以失敗，是沒有用漢光武帝劉秀擊銅馬的經驗。說西漢末年光武帝劉秀在鎮壓銅馬農民起義軍時，採取「堅營自守」、「絕其糧道」的辦法，待銅馬軍糧食告罄，人心浮動而退兵時，趁勢追擊，大破銅馬。何焯又由此聯想到明朝末年統治階級鎮壓李自成起義軍的失敗，說明鎮壓李自成起義軍的將領們都不知道劉秀的戰法，急于與起義軍交戰，結果都步了劉岱的后塵，一一落敗。言下之意即是說，假如明朝官軍用劉秀的戰法，便可將起義軍鎮壓下去，明朝也不會滅亡了。毛澤東不贊成何焯的見解，理由是：「明末事不能與漢末比」。

毛澤東在認識和研究中國歷史時，很注意運用比較的方法，認為「有比較才有鑒別」。在運用比較方法時，他又特別強調相比較的事物各自的歷史條件。例如，他在《矛盾論》中說：「為什麼俄國在一九一七年二月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同年十月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直接地聯系

着，而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沒有直接地聯系于社會主義的革命，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終於失敗了呢？為什麼蒙古和中亞細亞的游牧制度又直接地和社會主義聯系了呢？為什麼中國的革命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前途，可以和社會主義直接聯系起來，不要再走西方國家的歷史老路，不要經過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時期呢？沒有別的，都是由於當時的具體條件。」

毛澤東反對何焯的見解，就是因為何焯的看法是一種形而上學，用靜止的眼光去看問題，忽略了漢末與明末不同的歷史條件。漢末與明末相隔一千多年，單從軍事上講，戰略戰術、武器裝備、交戰雙方等主客觀的歷史條件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劉秀『堅營自守』、『絕其糧道』的戰法對漢末的銅馬軍有效，對明末的李自成起義軍就未必有效。

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是毛澤東思想的靈魂，這在他對《三國志》的這條批語中不也有所體現嗎？

【解析】〔二〕

據《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載，建安八年，曹操頒布了一道法令，法令說：『自從我委派將領出征以來，只獎賞有功的，而不懲罰有罪的，這不符合國家的典章。現命令各位將領出征時，作戰失敗的要依法治罪，作戰不利的免去官職和爵位。』毛澤東讀至此，批注道：『赤壁之敗，將抵何人之罪？』意思是反問曹操：既然你要追究敗軍之將的責任，那赤壁之戰的慘敗應該由誰來負罪呢？

二〇八年，曹操率大軍進攻東吳，結果在赤壁（今湖北嘉魚縣）被孫（權）劉（備）聯軍用火攻打敗，曹操率殘軍逃回北方。赤壁之戰是決定三國鼎立形勢的關鍵之役，之後曹操回到北方，建立

了魏國。孫權得到荊州，並建立了以建業（今南京）為中心的吳國。劉備則得到武陵、長沙等四郡，獲得立足之地，專向益州發展，建立了以成都為中心的蜀漢政權。三國鼎立格局形成。

赤壁之戰也是曹操軍事生涯中最大的一次慘敗。究其敗因，當然有新降的荊州兵軍心不穩，北方兵不習水戰以及后方不鞏固等客觀因素，但從主觀因素考察，曹操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一是驕傲輕敵。在此之前，曹操破黃巾，擒呂布，滅袁術，除袁紹，降劉琮，屢戰屢勝，沒遇到過大的軍事挫折。當時曹操有北方兵十五六萬，加上荊州降兵七八萬，號稱八十萬大軍，而孫劉聯軍不過五萬人左右，曹操在兵力上占絕對優勢。正是這些因素，使曹操滋長了驕傲情緒，以為打敗孫劉聯盟，完成統一大業已是指日可待，輕而易舉，因而對自己的困難估計不足，最終導致失敗。二是過分自負，剛愎自用。曹操下令把戰船鎖在一起，雖然克服了北方兵暈船的困難，却最怕火攻。當時謀士程昱和荀攸提醒他，他却毫不在意，認為冬天不可能有東南風，完全沒想到冬至過後風向會有所改變，還譏笑程昱、荀攸二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結果恰恰敗在孫劉聯軍的火攻上。赤壁之戰是曹操的一個重大失誤，事后却未見他有自貶自罪的舉動。曹操頒布獎懲法令在前，赤壁之敗在后，所以毛澤東有此一問。

在歷史上的封建帝王中，曹操執法比較嚴明，他「割發代首」的故事廣為流傳。建安三年，曹操發兵攻打張綉。那時正是收割麥子的時節。曹操命令：「大小將士不得糟蹋麥子，踐踏麥子的，殺頭！」可他自己的馬却因受麥田里飛起的一只斑鳩驚嚇，竄到麥田里，踩壞了一大片麥子。曹操立即召來主簿，問他：「這應該定什麼罪？」主簿說：「您是一軍之主，怎么能定罪呢？」曹操說：「我自己下了命令自己破壞，怎么能叫人心服呢？我是大軍統領，不能自殺，但也得自罰。」于

是他拔出寶劍把頭發割去一綹，當作人頭扔在地下。那時的曹操出言必踐，但十年后的赤壁之敗，曹操也沒那個勇氣了。

毛澤東很喜歡曹操，對其在歷史上的地位作用評價甚高，並多次對歷史上貶抑曹操的做法表示不滿，提出要替曹操「翻案」。但他並不是一味頌揚曹操，而是盡量做到實事求是，有功說功，有過說過，決不諱言曹操的失誤。除了這里毛澤東批評曹操未能說到做到外，還曾對曹操貽誤伐蜀戰機提出了批評。一九六六年三月，在杭州的一次談話中，毛澤東說：曹操打過張魯之后，應該打四川。劉曄、司馬懿建議他打。劉曄是個大軍師，很能看出問題。說劉備剛到四川，立足未穩。曹操不肯去，隔了幾個星期，后悔了。曹操也有缺點，有時也優柔寡斷。對自己喜愛的歷史人物，能走出感情的藩籬，敢于揭短，進行實事求是的客觀評價，充分體現了毛澤東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和觀點。

【解析】〔三〕

魏武帝即曹操，是一個在歷史上頗有爭議的人物。曾有人評價他是「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隨着《三國演義》的普遍流傳和戲劇舞臺上曹操人物造型的臉譜化，曹操被視為「曠世奸雄」的觀點為人們普遍接受。民國學者盧弼在作《三國志集解》時也有這種貶抑曹操的傾向。

據《武帝紀》裴松之注記載，建安十五年十二月曹操下了一個《讓縣自明本志令》。其內容是敘述自己輾轉征戰的經歷及許多內心活動，表明自己守義為國，無意取代漢室，為消除別人的誤會，他決定讓出受封的陽夏、柘、苦三縣。盧弼從貶抑曹操的立場出發，在《集解》中或自發議論，

或引別家評語，對曹操提出了許多指責。曹操在令中說：他曾告訴妻妾，自己死后，無論她們嫁到哪里，都希望為他說明無叛漢之心。盧弼說這是「奸雄欺人之語」。曹操在令中解釋自己之所以不放棄兵權，是因為「既為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盧弼引黃恩彤語說這是「欲蓋彌彰」。曹操在令中說自己打仗往往「推弱以克強，處小而擒大」，盧弼則專門列舉了曹操軍事生涯中的一系列敗仗，說他是「志驕氣盈，言大而夸」。

盧弼先人為主，將曹操視為奸雄，所以對曹操的評論有失公允。毛澤東不同意他的注文。他對盧注作了圈點，并在天頭上寫下了這段批語，認為盧注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批語中「魏帝營八極，蟻觀一禰衡」，出自李白《望鸚鵡洲悲禰衡》一詩的頭兩句。全詩為：「魏帝營八極，蟻觀一禰衡。黃祖斗筲人，殺之受惡名。吳江賦《鸚鵡》，落筆起群英。鏘鏘振金玉，句句欲飛鳴。鸞鵲啄孤鳳，千春傷我情。五岳起方寸，隱然詎可平。才高竟何施，寡識冒天刑。至今芳洲上，蘭蕙不忍生。」禰衡是東漢末年名士，恃才傲物，狂放不羈。孔融曾向曹操推薦過他，未被重用，于是他大罵曹操。戲曲中《擊鼓罵曹》的故事說的就是這件事。曹操憐其有才，不忍殺他，將其遣送劉表處，后又輾轉至黃祖處，終因「言不遜順」，為黃祖所殺。相傳鸚鵡洲就是黃祖殺禰衡之處。李白「魏帝營八極，蟻觀一禰衡」兩句，是對禰衡蔑視曹操的贊頌，意思是說曹操東征西討經營天下，只有禰衡敢視之為螻蟻之輩。毛澤東引用這兩句話，是說盧弼注文對曹操的無端指責，與禰衡罵曹操的舉動是相近的。

那么，毛澤東為什麼要替曹操翻案呢？分析起來，有以下兩方面的原因：

第一，出于對曹操歷史地位的客觀認識。

曹操是中國歷史上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在東漢末年豪強割據，天下大亂，人民苦不堪言的情況下，他『唯才是舉』，廣攬人才，通過艱苦的兼并戰爭，統一了北方，順應了歷史發展的要求，有利于北方的安定和發展。創立魏國后，他打擊豪強兼并，廢除兩漢租賦制度，實行屯田制度，改革了東漢的許多惡政，使黃河流域的社會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并為以后西晉的統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些都是曹操對中國歷史發展作出的貢獻，不可抹殺。毛澤東看到了曹操在中國歷史上的進步作用，所以對曹操的評價一直都很高。一九五四年在北戴河，毛澤東在同保健醫生談話時，就明確地說過：曹操統一中國北方，創立魏國。他改革了東漢的許多惡政，抑制豪強，發展生產，實行屯田制，還督促開荒，推行法治，提倡節儉，使遭受大破壞的社會開始穩定、恢復、發展。這難道不該肯定？難道不是了不起？一直到一九七五年，毛澤東還對為他讀書的蘆荻說：漢末開始大分裂，黃巾起義摧毀了漢代的封建統治，后來形成三國，這是向統一發展的。三國的幾個政治家、軍事家，對統一都有所貢獻，而以曹操為最大。司馬氏一度完成統一，主要就是他那時打下的基礎。

第二，出于對歷史上歪曲曹操形象的反感。

如前所述，由于《三國演義》的描繪和傳統戲曲的渲染，曹操在歷史上一直被視為奸相漢賊。新中國成立后，史學界對曹操也基本上持否定的觀點，說曹操是『東漢末年的大軍閥之一』，『鎮壓和屠殺人民』，有『獨霸中國的野心』。對此，毛澤東極為不滿，認為這是封建正統觀念在作怪。他曾經說過：『說曹操是白臉奸臣，書上這麼寫，戲里這麼演，老百姓這麼說，那是封建正統觀念制造的冤案。還有那些反動士族，他們是封建文化的壟斷者，他們寫東西就是維護封建正統。』并明

確表示：『這個案要翻』。

正是由于對歷史上歪曲曹操形象的不滿，毛澤東對一九五九年史學界關於「替曹操恢復名譽」的講座表示了支持。這場討論由郭沫若、翦伯贊率先發起。郭沫若發表文章認為「曹操對於民族的貢獻是應該作高度評價的，他應該被稱為民族英雄」。翦伯贊在題為《應該替曹操恢復名譽》的文章中也說：「曹操不僅是三國豪族中第一流政治家、軍事家和詩人，並且是中國封建統治階級中有數的杰出人物。」毛澤東對這些評價曹操的觀點表示了贊同，并在某些問題上作了進一步發揮。比如翦伯贊在分析曹操形象被歪曲的原因時，認為主要是由于宋代以後封建正統歷史觀的影響，毛澤東對這個思路作了補充。他說：《三國演義》的作者羅貫中不是繼承司馬遷的傳統，而是繼承朱熹的傳統。南宋時，異族為患，所以朱熹以蜀為正統。明朝時，北部民族經常為患，所以羅貫中也以蜀為正統。

曹操不僅武功卓著，而且是個很有造詣的文學大家，在他的帶動下，形成了中國文學史上成就卓著的建安文學。毛澤東很喜歡曹操的詩文，在他故居的藏書中，有四種不同版本的《古詩源》和一本《魏武帝·魏文帝詩注》，其中曹操的一些名篇，如《短歌行》、《觀滄海》、《龜雖壽》等，毛澤東反復閱讀，多次圈點。據毛澤東的保健醫生徐濤回憶，一九五四年毛澤東在北戴河時，常常吟誦着曹操的《觀滄海》，并據此肯定曹操到過北戴河、登過碣石山。他對徐濤說：「曹操能帶兵打仗，也能了解民間疾苦，征戰環境三十多年，手不釋卷，喜讀書學習又喜作詩，登高必賦，我喜歡他的詩。」又說：「你看曹操的詩氣魄雄偉，給人鼓舞。真男子氣，是大手筆。」也就是在這個時期，毛澤東撫今追昔，寫下了《浪淘沙·北戴河》，「往事越千年，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蕭瑟秋風今又

是，換了人間」。表達了他對曹操的懷念、頌揚之情。

歷史唯物主義給歷史研究提供的最基本的科學方法，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歷史主義要求對歷史人物的評價必然從客觀歷史事實出發，客觀公允，實事求是，不僅要把歷史人物放到當時的客觀歷史條件下去考察，更重要的是要看他在歷史發展中起過什麼樣的作用。作為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在評價歷史人物中所體現的歷史主義精神，隨處可見。對曹操的評價也不例外。

【解析】〔四〕

《三國志》是《二十四史》之一，與《史記》、《漢書》、《後漢書》并稱「前四史」。作者陳壽，字承祚，西晉初年巴西安漢（今四川南充市）人。生於二一三年，卒於二九七年。做過蜀國的觀閣令史，仕晉後，歷任佐著作郎，著作郎和治書侍御史。陳壽自幼好學，有良史之才，《三國志》是他發奮著述二十余年寫成的一部史書，記述了自一八四年黃巾起義以後，至二八〇年西晉滅吳，差不多一百年的歷史。

三國時期，陳壽經歷了一半，作為著作郎，他又有直接接觸史料的机会，加之他「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從而保證了《三國志》的著述質量。

與其它史書相比，《三國志》有三個突出的特點。

一是總攬全局與分而述之相結合。三國時期雖然歷史不長，但初有豪強混戰，繼有三國鼎立，後有三家歸晉，內容繁雜，綫索紛亂，史實很難統籌駕馭。陳壽的辦法是：以曹魏幾篇帝紀提

挈出這一歷史時期的大事，同時又分立魏蜀吳三書以叙各國的興衰發展。這樣，既有對全局的把握，又有對各國的具體記述，體現了陳壽非凡的史才。《三國志》的具體結構為：全書六十五卷，其中《魏書》三十卷，《吳書》二十卷，《蜀書》十五卷。

二是既揚善又揭短，比較客觀公正。《三國志》以蜀漢為正統，對劉備、諸葛亮等十分推崇，但同時也不諱言他們的缺點。比如對劉備，在《先主傳》中稱其弘毅寬厚，但在《周群傳》中仍記其以私怨而殺張裕；對諸葛亮，在本傳中說他是「天下奇才」，對其一生的事業，如《隆中對》、《說孫破曹》、《永安托孤》、《出師表》等記述甚詳，但也寫了他的街亭之敗，在《馬良傳》中記其任用馬謖的錯誤，在《劉封傳》中記其殺劉封不以為罪。

三是叙事簡潔。《三國志》取材精審，文字凝練，而且能從簡潔中，描繪出歷史情態與人物風貌。這是十分難得的。

《三國志》也有缺陷。一是筆法隱諱，偏袒統治者。例如漢獻帝被迫讓位于曹丕，《魏書·文帝紀》却把此事說成是漢獻帝主動讓位；淮南王凌等人與司馬氏長期對抗，本是軍閥之爭，陳壽却站在司馬氏的立場，把這些人說成是叛逆。二是叙事過簡。比如曹魏的屯田制，是三國時一個重大經濟政策，但《魏書·武帝紀》和《魏書·任峻傳》都只有寥寥數字。又如盛行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九品中正制，在曹丕為魏王時即已實行，但《三國志》基本沒有反映。

正因為《三國志》過于簡括，所以歷代為之作注的人很多。在各種注本中，價值最高的就是毛澤東極為推崇的裴注《三國志》。

裴松之，字世期，南朝宋河東聞喜（今山西聞喜）人。生于三七二年，卒于四五一年。宋文帝

時為中書侍郎兼司、翼二州大中正。他出身于官宦世家，自幼博覽群書，是當時有名的歷史學家，受文帝之命為《三國志》作注。裴松之廣泛搜集東晉以來發現的大量史料，把作注的重點放在史實的增補和考訂上。有人統計，裴注所用的書目約有兩百多種，除去詮釋文字及評論方面的也有一百五十餘種。在他引用的材料中，如今不少都已經散佚，顯得更為珍貴。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介紹，裴注的內容可分為六類：『一曰引諸家之論以辨是非；一曰參諸書之說以核訛異；一曰傳所有之事詳其委曲；一曰傳所無之事補其缺佚；一曰傳所有之人詳其生平；一曰傳所無之人附以同類』。通過這些工作，裴注大大彌補了《三國志》簡略的不足。陳壽《三國志》只有二十萬字左右，而裴松之的注却有五十五萬字之多，極大地豐富了許多史實。比如屯田制度，裴注引王沈《魏書》載曹操語：『夫定國之術，在于強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又引《魏武故事》記賈祗堅持『分田之術』，以代替當時『計牛輸谷』的原則。在屯田資料十分缺乏的情況下，這些記載顯得尤為重要。不僅如此，歷史上有關三國題材的文藝作品，基本史實雖出自《三國志》，而重要情節却出自裴松之注。

由于裴松之注的《三國志》有這些優點，毛澤東十分愛讀，在這部書中有他很多的圈劃和批注。毛批中提到的李賢即唐朝的章懷太子，他曾召集當時學者共注《后漢書》。章太炎是近代民主革命家、著名學者，他也喜讀裴注《三國志》，毛澤東與他有英雄所見略同的共鳴。

民國時，盧弼集合歷史上衆人對《三國志》正文和裴注的研究成果，包括注釋、版本校勘和考證，並將本人的注釋和按語統一編著成《三國志集解》一書。我們今天看到的毛澤東對《三國志》的批注就是針對這部書的。

【原文】

太祖武皇帝，沛國譙人也，姓曹，諱操，字孟德，漢相國參之后。桓帝世，曹騰爲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末。嵩生太祖。

太祖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故世人未之奇也；惟梁國橋玄、南陽何顥異焉。玄謂太祖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年二十，舉孝廉爲郎，除洛陽北部尉，遷頓丘令，征拜議郎。

光和末，黃巾起。拜騎都尉，討潁川賊。遷爲濟南相，國有十余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贓污狼藉，于是奏免其八；禁斷淫祀，奸宄逃竄，郡界肅然。久之，征還爲東郡太守；不就，稱疾歸鄉里。頃之，冀州刺史王芬、南陽許攸、沛國周旌等連結豪杰，謀廢靈帝，立合肥侯，以告太祖，太祖拒之。芬等遂敗。

金城邊章、韓遂殺刺史郡守以叛，衆十余萬，天下騷動。征太祖爲典軍校尉。會靈帝崩，太子即位，太后臨朝。大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卓未至而進見殺。卓到，廢帝爲弘農王而立獻帝，京都大亂。卓表太祖爲驍騎校尉，欲與計事。太祖乃變易姓名，間行東歸。出關，過中牟，爲亭長所疑，執詣縣，邑中或竊識之，爲請得解。卓遂殺太后及弘農王。太祖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冬十二月，始起兵于己吾，是歲中平六年也。

初平元年春正月，后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伋、兗州刺史劉岱、河內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同時俱起兵，衆各數萬，

推紹爲盟主。太祖行奮武將軍。

二月，卓聞兵起，乃徙天子都長安。卓留屯洛陽，遂焚宮室。是時紹屯河內，邈、岱、瑁、遺屯酸棗，術屯南陽，佃屯潁川，馥在鄴。卓兵強，紹等莫敢先進。太祖曰：「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爲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遂引兵西，將據成皋。邈遣將衛茲分兵隨太祖。到滎陽汴水，遇卓將徐榮，與戰不利，士卒死傷甚多。太祖爲流矢所中，所乘馬被創，從弟洪以馬與太祖，得夜遁去。榮見太祖所將兵少，力戰盡日，謂酸棗未易攻也，亦引兵還。

太祖到酸棗，諸軍兵十余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太祖責讓之，因爲謀曰：「諸君聽吾計，使渤海引河內之衆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皋，據敖倉，塞佔韓、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爲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兵以義動，持疑而不進，失天下之望，竊爲諸君耻之！」邈等不能用。

太祖兵少，乃與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刺史陳溫、丹楊太守周昕與兵四千余人。還到龍亢，士卒多叛。至銍、建平，復收兵得千余人，進屯河內。

劉岱與橋瑁相惡，岱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

袁紹與韓馥謀立幽州牧劉虞爲帝，太祖拒之。紹又嘗得一玉印，于太祖坐中舉向其肘，太祖由是笑而惡焉。

二年春，紹、馥遂立虞爲帝，虞終不敢當。

夏四月，卓還長安。

秋七月，袁紹脅韓馥，取冀州。

黑山賊于毒、白繞、眭固等十余萬衆略魏郡、東郡，王肱不能御，太祖引兵入東郡，擊白繞于濮陽，破之。袁紹因表太祖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三年春，太祖軍頓丘，毒等攻東武陽。太祖乃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毒聞之，奔武陽還。太祖要擊眭固，又擊匈奴于夫羅于內黃，皆大破之。

夏四月，司徒王允與呂布共殺卓。卓將李傕、郭汜等殺允攻布，布敗，東出武關。傕等擅朝政。

青州黃巾衆百萬入兗州，殺任城相鄭遂，轉入東平。劉岱欲擊之，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斗志，不可敵也。觀賊衆群衆相隨，軍無輜重，唯以鈔略爲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爲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離散，后選精銳，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爲所殺。信乃與州吏萬潛等至東郡迎太祖領兗州牧。遂進兵擊黃巾于壽張東。信力戰斗死，僅而破之。購求信喪不得，衆乃刻木如信形狀，祭而哭焉。追黃巾至濟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余萬，男女百余萬口，收其精銳者，號爲青州兵。

袁術與紹有隙，術求援于公孫瓚，瓚使劉備屯高唐，單經屯平原，陶謙屯發干，以逼紹。太祖與紹會擊，皆破之。

四年春，軍鄆城。荊州牧劉表斷術糧道，術引軍入陳留，屯封丘，黑山余賊及于夫羅等佐之。術使將劉詳屯匡亭。太祖擊詳，術救之，與戰，大破之。術退保封丘，遂圍之，未合，術走襄邑。追

到太壽，決渠水灌城。走寧陵，又追之，走九江。夏，太祖還軍定陶。

下邳闕宣聚衆數千人，自稱天子；徐州牧陶謙與共舉兵，取泰山華、費，略任城。秋，太祖征陶謙，下十余城，謙守城不敢出。

是歲，孫策受袁術使渡江，數年間遂有江東。

興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還。初，太祖父嵩，去官后還譙，董卓之亂，避難琅邪，爲陶謙所害，故太祖志在復仇東伐。夏，使荀彧、程昱守鄆城，復征陶謙，拔五城，遂略地至東海。還過郟，謙將曹豹與劉備屯郟東，要太祖。太祖擊破之。遂攻拔襄贛，所過多所殘戮。

會張邈與陳宮叛迎呂布，郡縣皆應。荀彧、程昱保鄆城，范、東阿二縣固守，太祖乃引軍還。布到，攻鄆城不能下，西屯濮陽。太祖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而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爲也。」遂進軍攻之。布出兵戰，先以騎犯青州兵。青州兵奔，太祖陳亂，馳突火出，墜馬，燒左手掌。司馬樓異扶太祖上馬，遂引去。未至營止，諸將未與太祖相見，皆怖。太祖乃自力勞軍，令軍中促爲攻具，進復攻之與布相守百余日。蝗蟲起，百姓大饑，布糧食亦盡，各引去。

秋九月，太祖還鄆城。布到乘氏，爲其縣人李進所破，東屯山陽。于是紹使人說太祖，欲連和。太祖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程昱止太祖，太祖從之。冬十月，太祖至東阿。

是歲谷一斛五十余萬錢，人相食，乃罷吏兵新募者。陶謙死，劉備代之。

二年春，襲定陶。濟陰太守吳資保南城，未拔。會呂布至，又擊破之。夏，布將薛蘭、李封屯鉅野，太祖攻之，布救蘭，蘭敗，布走，遂斬蘭等。布復從東緡與陳宮將萬余人來戰，時太祖兵少，

設伏，縱奇兵擊，大破之。布夜走，太祖復攻，拔定陶，分兵平諸縣。布東奔劉備，張邈從布，使其弟超將家屬保雍丘。秋八月，圍雍丘。冬十月，天子拜太祖兗州牧。十二月，雍丘潰，超自殺，夷邈三族。邈詣袁術請救，爲其衆所殺，兗州平，遂東略陳地。

是歲，長安亂，天子東遷，敗于曹陽，渡河幸安邑。

建安元年春正月，太祖軍臨武平，袁術所置陳相袁嗣降。

太祖將迎天子，諸將或疑，荀彧、程昱勸之，乃遣曹洪將兵西迎，衛將軍董承與袁術將婁奴拒險，洪不得進。

汝南、潁川黃巾何儀、劉辟、黃邵、何曼等，衆各數萬，初應袁術，又附孫堅。二月，太祖進軍討破之，斬辟、邵等，儀及其衆皆降。天子拜太祖建德將軍，夏六月，遷鎮東將軍，封費亭侯。秋七月，楊奉、韓暹以天子還洛陽，奉別屯梁。太祖遂至洛陽，衛京都，還遁走。天子假太祖節鉞，錄尚書事。洛陽殘破，董昭等勸太祖都許。九月，車駕出佔轅而東，以太祖爲大將軍，封武平侯。自天子西遷，朝廷日亂，至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

天子之東也，奉自梁欲要之，不及。冬十月，公征奉，奉南奔袁術，遂攻其梁屯，拔之。于是以袁紹爲太尉，紹耻班在公下，不肯受。公乃固辭，以大將軍讓紹。天子拜公司空，行車騎將軍。是歲用棗祗、韓浩等議，始興屯田。

呂布襲劉備，取下邳。備來奔。程昱說公曰：「觀劉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終不爲人下，不如早圖之。」公曰：「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

張濟自關中走南陽。濟死，從子綉領其衆。二年春正月，公到宛。張綉降，既而悔之，復反。